

讀通鑑論卷十六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

者以北有拓跋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口口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

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

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

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唐曰州今日府郡守統其郡

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

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襲而無
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惟懼而靡所騁故天子
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
於民而民亂疆者玩焉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唯縣令
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唯郡守
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
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
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
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
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

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
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聖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
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
荆揚徐梁四州之上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
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
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旣
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
天子之令而威已媮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
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

言通鑑前卷一
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闢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攤拓拔氏之眾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

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
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眾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
義誦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
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
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
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
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
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
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劫以歸天奪之也若
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

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攤新君以戕舊君且比肩而夕
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
而人皆賤之弟炤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而沈文季責其
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
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
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
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
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
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

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
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
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
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弒
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袁于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
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
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
數於人倫故閨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汚子弟不願以
爲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
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

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其之恩無他忘
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
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楊隱山以滅賊自
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
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爾惡已著見而
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
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
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統

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風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撩蠶屯之寇盜未有

不斲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
以成乎其不滅續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
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
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
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
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
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續之所克任哉
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
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一恧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
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豈有且目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

孤軍必爲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曰也取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柰可以死威之誠哉也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也其旣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匹

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善一賊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
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
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
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無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
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
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畱者以大
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盛氣汜濫旣極必且消亡此其時
也於是竝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

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

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

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
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
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苦而以今例之則先天
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
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
無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
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墜之義文周孔之
闡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
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
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

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